

勸善書

八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八

嘉言

儒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書能達人○人生至樂莫如讀書
釋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多○後五
百歲其有衆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則為第一希有○能於此經受
持讀誦則為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
德○喜讚嘆誦經法者所生之處音聲雅妙聞者歡喜○大乘經典信心
供養顯揚如來智慧聖德

道值遇經法普得濟度全其本年無有中殤○一誦諸天禮十轉枯骨生
○傳教世間流通讀誦即有飛天神王破邪金剛護法靈童救苦真人金
精猛獸隨所擁護捍厄扶衰○經之至微宣道之意正真之教誦之千日
白日昇天致慶七祖

感應

漢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緋衣藜杖扣閣進見向暗中

誦書老人乃吹杖端爛然火明因說開闢已前事授洪範五行之文自云是太乙之精聞金卯姓有博學者下而觀之復出懷中天文地圖授之元尹夢龍中興人母喪負土為墳結廬居其側手書孝經千餘卷散鄉人請之有群鳥集其塚樹

唐江陵府公安縣游陵村王從貴妹四娘未嫁時常持金剛經貞觀年間俄卒埋已三日其家覆墓聞呻吟之聲開墓視之乃見四娘起坐棺中良久言曰初至冥府陰官聞有持經功德合掌讚歎且令放還

唐開元中有盧氏者寄住滑州晝日閑坐廳事見二皂衫人入門盧問為誰答曰是里正奉帖追公盧甚愕然問何故相追因求觀帖見封上作衛縣字遂開文字錯繆不復似人書恠而詰焉吏言奉命相追不知其故俄見已馬已韃在階下不得已上馬去顧見其屍坐在床上心甚惡之倉卒之際不知是死又見馬出不由門皆行牆上乃驚愕下泣方知必死恨不與母妹等別行可數十里至一城城甚壯麗問此何城吏言王國即追君所司入城後吏欲將盧見王經一院過問此何院吏云是御史大夫院因

問大夫何姓名云姓李名某盧驚喜白吏曰此我表兄令吏通須吏便出相見悲喜具言平昔延入坐語大夫謂曰弟之念誦功德甚多良由金剛經是聖教之骨髓乃深不可思議功德者也盧初入院中見數十人皆是衣冠其後太半繫在網中或無衣或露頂盧問此悉何人云是陽地衣冠網中悉緣罪重弟若能為一說法見之者悉得昇天遂命取高座令盧升座誦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網中人已出頭者至半之後皆出地上或褒衣大袖或乘車御雲誦既終往生都盡及入謁見王呼為法師致敬甚厚王云君大德不可思議竝又未盡屢歎念誦之功尋令向吏送之回既至舍見家人披頭哭泣尸卧地上心甚惻然俄有婢從庭前入堂吏令隨上階而前魂神忽已入體因此遂活

梁東陽張瑤病死數日方活云被所由領過一府舍中貴人僮從如王者瑤至庭內見其所殺衆生盡來侍對瑤曾殺一牛以布兩端與之追福其牛亦在庭中角戴兩布又曾供養病僧其僧亦來謂所司曰張瑤持金剛經滿三千遍功德已入骨又寫法華經一部福多罪少故未合死所司命

稱之畜生盡起而瑤猶在地上所司取司簿勘之一紫衣引青衫吏抱黃簿至云張瑤名已掩了合死視簿有紙帖掩其名又命取太山簿頃之亦紫衣吏人引青衫吏持簿至云張瑤掩了合死又命取閻內簿檢使者云名始掩半未合死王問瑤云汝名兩處全掩一處掩半六分之內五分合死以功德故放汝歸閻浮地勿復殺生命瑤入地獄遍見受罪火坑鑊湯無不見有僧曰汝勿復為罪遂即以印印其股曰將此為信既活印甚分明人皆見之

宋咸淳己巳杭州一老嫗年六十餘嘗誦金剛經誦畢佩帶於身中秋到江頭觀潮值潮頭軍高澎湃衝激吸沒百餘人嫗亦預焉已而潮回乃獨送此嫗于江之濱儼然存活人問之則曰見潮神閱簿言我曾誦金剛經有功送回陽世視衣襟皆濕惟所佩之經獨乾

唐邢州司馬柳儉隋大業十年任岐州岐陽宮監義寧九年坐誣枉繫大理寺儉志心誦金剛般若經有兩紙未遍不覺眠睡夢一婆羅門僧報云檀越宜誦經今遍即應得出儉忽悟勤誦不懈經二日忽有勅喚就朝堂

放免又儉他時夜誦經至三更忽聞有異香散漫滿室至曉不絕皆感應所致也

宋建炎間沈叅政避虜難于徐之山谷中一夕在草莽間歎曰吾母在順昌相去三百餘里未知存否念吾母平生誦金剛經今三十年矣金剛神豈不能救此難耶因涕泣良久足疼以手摩之忽有大木葉兩片飛墮其前遂取包兩足跟有項聞鷄聲遂起行步若有神助及曉至順昌城下視足根本葉乃其母所誦金剛經前面兩版遂得與母相見

元喻子慶達昌新城縣人也少從鄧顯齋學及長遊淮自言得隱形術一日有殺傷在館東之門衆驚散捕者環列道途喻挺身出其間捕者不見之喻則悉見也後歸故鄉家甚貧歲處鄉館每晨起必正衣冠迎日而揖焚香誦金剛經一過然後學者至授書年八十餘耳目聰明行步便捷至元丁丑以來鄉學多廢日煮金剛經以食人異之一日無病過其女家曰明日吾從此逝矣汝能飯我乎女曰何言恠也喻曰不飯我則已女為黍食之喻携錢百文顧其隣里明日為我掘金井其携鋤及箕米隣曰教授

無病何為若此言也喻曰汝但來先汝產者懼汝不來也明日產者如約
喻指畫去處度棺大小而掘焉及午時可矣謂曰汝往飯吾女家其人飯
畢視之則已端坐隱几而化矣

元達寧府城內有陳公於至元己未間夫妻長齋日夜持誦金剛經後於
癸巳年忽一日香湯沐浴端坐誦經而逝有神光繞室合城僧道備香花
迎奉紫塔焚化壽年九十有七歲

元達寧府建陽縣地名茶坂洪山白蓮堂有一僧平昔齋戒持誦金剛經
及華嚴經又禮華嚴塔後於至元三十年間忽然示寂師孫將葬之明日
再還魂云是去錯路頭了急討香湯浴罷穿袈裟如法正身端坐而逝
唐魚萬盈京北市井鹿猛之人元和七年其所居宅有大毒蛇其家見者
皆驚怖萬盈怒一旦持巨棒伺其出擊殺之烹炙以食因得疾臧腑痛楚
遂卒心尚微暖七日後蘇云初見冥使三四人來追行暗中十餘里見一
人獨行其光繞身四照數尺口念經隨走就其光問姓字云我姓趙名某
常念者金剛經汝但莫離我使者不敢近漸失所在久之至其家萬盈拜

謝曰向不遇至人定不回矣其人授以金剛經念遂得還及再生持本重
念更無遺闕所疾亦失因斷酒肉不復殺害

唐張國英大曆年間為西蜀崔公寧兵士時楊林反叛國英與之戰遭流
矢中腹醫者曰藥無所施旦夕必死因與同伍叙別令備棺材妻兒環泣
人不忍聞國英舊持金剛經忽夜夢胡僧相尋撫憐如有素與藥一丸令
吞之且曰無足慮矣翌日果瀉下箭鏃瘡合而愈蓋持經之力也

唐元和九年強伯達家于房州世傳惡疾凡二百年矣伯達纔冠便患風
癩父兄親族以為必不可療恐貽後患請送之山中其父裹糧置伯達于
巖下泣涕而別絕食未幾忽有僧過傷之曰汝可念金剛經內四句偈或
脫斯苦伯達受教念之累日一旦感一大虎來伯達不敢開眼但至誠念
偈虎乃遍舐其瘡唯覺涼冷如傳妙藥了無他苦良久虎去自顧其瘡皆
已乾合明日前僧復至即於山邊拾青草一握授之曰可以洗瘡但歸家
日以此煎湯洗浴伯達感泣拜謝僧拊其背而去及歸家親族大驚具述
其事浴訖身體潔然都無瘡癩隣里歎異自此相傳之疾遂止

唐沈嘉會貞觀中任校書郎以事配蘭州思歸甚切每旦暮常東向拜太山願得生還積二百餘日永徽六年十月三日夜見二童子儀服甚秀云是太山府君之子府君媿公朝夕拜禮故遣奉迎嘉會云太山三十餘里何能可去童子曰先生閉目勿憂道遠即依其言瞬息之間便到宮觀故麗童子引入謁拜府君即延入曲室對坐談笑無所不知謂嘉會曰人之為惡若不為人誅死後必為鬼得而治無有激幸而免者也若日持金剛經一遍即萬罪皆滅鬼官不能拘矣又云前府君有過天曹黜之某姓劉嘉會亦不敢問其他也嘗與嘉會雙陸兼設酒肴嘉會起於小廳東見姑臧令慕容仁軌執笏端坐云府君帖追到此已六十日未家處分嘉會坐啓府君便令召仁軌入謂曰公縣下有婦人阿趙被縣尉無狀拷殺阿趙未訴遂誤追公庭前有盆水府君令洗面仍遣一小兒送歸嘉會亦辭復令二男送凡在太山二十八日家人但覺精神昏昧既還如舊嘉會詰仁軌於衆長史趙持滿令人驗之無不同自此常持經遇赦得歸

唐劉鴻漸者御史大夫展之族子乾元初遇亂南徙有僧令誦金剛經鴻漸日誦經至上元年客壽春暇日出門忽然死去見二吏云奉大尉牒令追鴻漸云初不相識大尉何以見命意欲拒抗二吏忽爾直前拖拽鴻漸請著衫吏不肯放牽行未久倏過淮至一村須臾持大麻衫及腰帶令鴻漸著笑云真措大衫也因向土行路漸梗澁前至大城入城有府舍嚴麗忽見素勸讀經之僧從署中出僧後童子識鴻漸徑至其所問十六郎何以至此因走白和尚云劉十六郎適為吏追以誦經功德豈不往救之鴻漸尋至僧所虔禮求救僧曰弟子行無苦須吏引鴻漸入詣廳廳事案後有五色浮圖高三四尺迴旋轉動未及考問僧已入門浮圖變成美丈夫年三十許云是中丞降階接僧問和尚何以復來僧云劉鴻漸是已弟子持金剛經功力甚至其弄又未盡宜見釋也王曰若持金剛經則願聞因令跪誦鴻漸誦兩紙訖忽然遺忘廳西有人手持金鉤龍頭幡幡上碧字書金剛經布經於鴻漸前令分明讀經畢都不見人但餘閑宇闃寂因爾出門唯見追吏忽有物狀如兩日未擊鴻漸鴻漸惶懼奔走忽見道傍有水鴻漸欲止而飲之追吏云此是人膏血澄以上清耳其下悉是餘

皮爛肉飲之不得還矣。須臾至舍，見形骸卧在床上，心頗惆悵。鬼自後推之入冥，然如入房戶，遂活。

唐劉逸准在汴時，韓弘為右廂虞候，王某為左廂虞候，與弘相善。或謂二人結軍心，將不利於劉。劉大怒，俱召詰之。弘即劉之甥，因控地碎首大言。劉意稍解。王某年老，股慄不能自辯。劉令杖背三十，時新造赤棒，固以筋漆，遭者幾死。韓意王必死矣。及昏，造其家，恠無哭聲，又疑其不敢哭耳。訪其門卒，即云：「大使無恙。」韓素與熟，遂至卧內問之。云：「我讀金剛經四十年矣。今方得力，初被杖時，見巨手如箕，翕然遮背。因袒示韓，都無撻痕。韓舊不好釋氏，由此始與僧往來。日自寫經十紙，及貴計數百軸。後在中書盛暑，有諫官因事見謁，韓方決汗，馮經諫官恠問之，乃具道王某事。」

唐廣陵張嘉猷者，寶應初為明州司馬，遇疾卒，載喪還家，葬於廣陵南郭門外。永泰初，故人有勞氏者，行至郭南，坐浮圖下坐久，如夢忽見猷乘白馬南來，下馬相慰，如平生然。不脫席帽，低頭而語，勞問冥中罪福如何。猷云：「罪福昭然，莫不隨所為而得。但我素持金剛經，因得無累，亦當別有所適。」

適在旬月間耳。公還為白家兄，令誦金剛經一千遍，何故將我香爐盛諸惡物？公家亦有兩卷經，可為轉之增已之福。勞既寤，乃發誓誦經。

隋王倬大業中為天水郡司法，薛舉作逆，攻陷郡城，盡殺官吏。至倬行刑者，月斷監者白舉遣力士宋羅睺解佩刀斬之，刀亦寸折。舉大驚，問有何術。答曰：「祖父以來持金剛般若，恐是此力，遂放去投村避賊。入人家溷室，中賊衆續至，問何人，云向被刑刀折者，賊曰：『我遙見光上，屬于天，疑有異寶，無心相害。』」

唐天后朝裴宣禮為地官侍郎，坐事被繫。宣禮憂迫，唯念平日所持金剛經枷鎖自脫，推官親訪問之後，得幸免。侍御史任植亦同禁，勸其誦經亦免。

唐貞觀七年，長安縣尉李行及坐累當就刑，專誦金剛經一千遍。其鎖自開，時已秋分，數日按獄。當時決罰者千餘人，並不免。唯行及息宥，被配涼州，會赦得還。

五代醫師能大丞居京師高頭街，藝術顯行，致家貲鉅萬。晚歲於城外買

名園畜姬妾十輩全失衛生之理但每日早起誦金剛經數卷既卒三歲
女真犯關發其墓別取金帶衣服棄尸道傍亂定其子訥脩墳塋見僵
尸暴于墓左頽然若生略不少損乃知金剛不壞身之說非虛語也

唐貞元十五年嘉州趙居敬常持金剛經清潔有素曾往湖南舟行洞庭
湖忽有煙氣如雲來覆其舟俄頃而散舟中人但見趙居敬不在眾甚驚
異久之乃見居敬凌波而出衣服不濡懷有珍寶人問其故曰向者常持
金剛經適有二僧來台至龍王宮左右命升殿誦經得珠寶數十事二僧
相送出宮其一僧曰寄少信至衡岳觀音臺比丘紹真付之但言汝和尚
寄與今轉金剛經後至其地訪問果有人云和尚滅度已五六年矣
唐天寶中常州宜興縣吳達每日五更誦金剛經七卷嘗作詩云五更鐘
動莫貪眠抖擻精神向佛前一拜一聲彌陀佛西方池內添朵蓮年至九
十二歲忽然辭別妻子云有二使者呼召其去遂見閻摩天子天子問生
前作何業達云自幼至今常誦金剛經天子因賜達殿階坐令其誦經方
念至舍衛國口中出奇異妙香忽現一佛相天子合掌歡喜語達曰君持

經有般若之功吾送汝便生舍衛國承品官之後受國家爵祿長享福壽
子孫榮貴達即拜謝天子勅二使者送往舍衛國託生因歸舊舍就空中
叫妻兒叮囑具道其事吾死得經力今准閻摩天子勅命得託生舍衛國
中持耒相別汝等切且精心受持金剛經及妙法蓮華經冥府鬼神甚敬
重此二經其功德不可思議如不識字但能每日用香花果餅燈燭供養
自有福根仍不可殺生蠱動含靈皆有佛性若能回贖物命放還生路亦
主無病延壽之報妻兒聞語悲號達曰不用傷感人生在世略有半善可
憑命盡之後猶如夜眠天曉還見日月之光人無善心更兼殺生一死之
後驅入陰府如行刀劍黑暗之路恐汝等不知特來相告言訖不見

唐趙安成都人每日常持金剛經十遍太和四年會蠻寇退欲歸寧嘗於
途中見賣軍器者遂置于家為仇人告之于官府追者至門安泣別家屬
禮經而去既為牢獄所苦甘自伏罪將科斷次引至帥司其枷鎖自解吏
詰之安曰實不為盜此器得之巷陌耳吏叱之不信呈案之時忽見於安
名下大書一放字竟不知其由有司異之因是得免罪洎還家齋沐禮經

開匣視之見其經紙皆損破如被人搗碎模樣妻云曾一日聞其匣中響即安受拷訊之時也

唐陳利賓者會稽郡人也弱冠明經擢第善屬文為長城縣尉少誦金剛經每至厄難多獲其助開元中自會稽江行之東陽會天久雨江水瀰漫與其造二十餘船同發乘風掛帆須臾天色暗昧風勢益壯至界石竇上水擁閘激流而下波濤衝擊勢不得泊其前棹二十餘舟皆至竇口而弱舟人大懼利賓誦經至激流所忽有一物狀如赤龍橫出扶舟因是得濟議者以為誦經之力也

唐開元三年京兆府武功縣丞蘇朗持金剛經闔門五十餘口並皆蔬食其妻崔氏亦誦此經崔氏有親表見其喫菜年深面無顏色勸其私買肉味崔氏因使人竊市羊肉三斤暗處食噉纔喫一鬻變之為骨咽塞不下又不能出日暮氣絕以體微煖未敢棺殮從六月十五日死至二十一日方蘇家人問其事云行至冥府王問汝是武功縣丞妻汝夫是大菩薩汝因食肉金剛善神變肉為骨以此警汝合年七十為汝受持金剛般若今

可添至九十却放還生武功一縣道俗咸知縣官具錄申州州官申臺帝聞因此御注經文流布天下

唐河東薛少殷好奉佛常持誦金剛經後舉進士忽一日暴亡於長安崇義里云有一使持牒曰大使追俄引至官府見其主者即鮮于叔明也少殷將有所訴叔明曰寒食將至何為剖鷄子食也東面有一僧手持寶塔塔扉雙開少殷已在其中叔明曰我方欲立事和尚何為救此人乃迫而出令引少殷見判官及出門之西院閣者人白少頃聞命乃引入所見乃亡兄也叙泣久之謂曰吾以汝久未成名欲薦汝於此分主公事故假追來非有他事少殷時新婚力辭不願兄曰吾同院有王判官職居西曹汝既來此可以一謁而去乃命引少殷於西曹相見接遇甚厚俄聞備饌海陸畢備未間王判官忽起又見向者持塔僧僧曰不可食食則無由歸矣少殷曰飢甚奈何僧曰唯蜜煎薑可食乃取食之而王判官竟不至僧曰可去矣少殷復出詣兄泣且請去兄知其不可留乃入白官府許之少殷曰既得歸人間願知當為何官兄曰此甚難言亦何用知之少殷懇請乃

召一吏取籍尋之不令少殷見既去每過危險皆見其僧前引少殷曰弟子素不識和尚何蒙見護如此僧曰汝持金剛經故相護爾既醒具述其事

唐吳思玄天后朝為太學博士信釋氏持金剛經日兩遍多有靈應後稍怠日念一遍長安中思玄在京病有巫褚細兒言事如神思玄往就見細兒驚曰公有何術鬼見皆走思玄私負知是經力倍加精勵日念五遍凡病疾醫無効思玄至心念經三日而愈思玄曾於渭橋見一老人年八十餘著縑履眼問之曰為所生母也思玄恠之答曰母年四十三時有異僧教云汝欲長壽否但念金剛經母即發心日念兩遍終一百七姨及隣母讀之並過百歲思玄遵母業年至九十餘歲

宋建炎間達康人屠二常誦金剛經一日畜人到城下屠二嘆曰金剛不壞身今如之何是夕忽夢金剛神曰汝宿欠連四命米日到汝家當告稱連四此人聞名必放汝米日畜人果入米屠二依金剛神之言拜告畜人具述前驗求活連四曰吾萬里之程殺戮冤枉不少今改前非放汝驗持受是經者感應如此

梁天監中琰法師居長安招提寺年十一歲為僧忽一日同寺中數人僧行往相師家求相占至琰曰可惜聰明奈何壽短只年十八歲刻定天亡琰歸就藏殿焚香作禮發願乞賜經一卷精專誦持任手就藏函內抽得金剛經一卷不捨晝夜精心靜念忽一日夜見房中有五色光現須臾見一僧身長丈五許語琰曰汝壽止十八歲夫亡得念經有感向去增延壽數言訖潛隱因此感應愈更精勤年及十九再訪相師師愕然謂琰曰吾昔曾定師天亡今日再覩死氣已去構何善業再添法齡耶琰曰專心誦經耳相師稽首云吾在塵俗中豈得知經力有此殊勝觀師此去壽可至九十二後果應相師言終于招提寺

唐吉州龍興寺三刀法師本姓曹天性蔬食幼小出家于時安史之亂南方不寧兵革未息大曆七年十一月廣州呂大夫被蕃賊攻城洪州路已牒吉州刺史劉寧徵兵三千同收蕃賊法師舊名伯連為人貌雖強惡心甚循良常持金剛經以筒盛而佩之無何被括為軍呈閱之次選充行營

小將非其所好遂亡命焉時本州擒送本軍劉愨令於朱木橋處斬三下
刀俱折劉恠而問之對曰素志捨家常持經法蓋由怯懦恐衄軍威是以
亡耳問經何在曰被獲時遺墜今尋討果數百步外得之竹筒有刀痕而
幾絕矣劉拱手稱歎乃縱為僧奏聞勅下本道號三刀法師居本郡龍興
寺後加精進卒于住所

隋蕭瑀武帝玄孫梁王巋之子梁滅入隋仕至中書令封宋國公篤信佛
法常持金剛經議伐高麗不合旨上大怒與賀若弼高穎同禁欲寘於法
瑀就其所八日念金剛經七百遍明日桎梏忽自脫守者失色復桎梏至
殿前獨宥瑀二人即重罰因著般若經靈驗一十八條乃造寶塔貯經檀
木為之高三尺感一鍤石像忽在庭中以安塔中獲舍利百粒貞觀十一
年見普賢菩薩冉冉正西而去

唐梓州慧義寺釋清虛姓唐本州人也長誦金剛般若三業無懈嘗於山
林間揚諷有七鹿馴遶若傾聽焉聲息乃去又鄰居失火連爇灰燼唯虛
室獨存長安二年遊藍田悟真寺上方社院舊無井泉遠汲於澗運致甚

勞時華嚴大師法藏聞虛揚經靈驗乃請入彌勒閣焚香誦經達旦者三
忽假寐中見三玉女在閣西北山腹以刀子剗地便見泉湧虛往其處遂
令人掘之果獲甘泉用之不竭

後唐江陵開元寺經院僧法正日持金剛經三七遍長慶初得病卒至冥
司見王問師生平作何功德對曰常念金剛般若揖上殿登繡座誦經七
遍侍衛悉合掌階下考掠論對皆停息而聽誦畢後遣一吏引還王下階
送云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人間勿廢誦讀因隨吏行數十里至大坑吏自
後推之若墮空焉從是而寤死已七日唯面不冷

唐成都府建昌寺僧牟師開成三年八月暴卒忽見四人來迎至一河側
多有大樹使者曰此非人間也還記在生事業否牟曰幼年曾念金剛經
使者云此經冥司甚重請誦之四人合掌靜坐至四果章四人止之忽然
不見須臾又一人來問曰向者何人到此牟具說之曰此四人已生天師
可速歸也迴身見一大蛇作人語索命牟曰不省害汝時蛇白在雅州時
牟因思十三歲時斫柴次誤傷同伴殺之非我也蛇曰因你傷我遂走不

得致被人絞須還我命年許轉金剛經一千遍蛇即低頭而去傍有送者抱年拋本身上遂活時淨衆寺僧仲詵來看具說其事因託轉經一日未畢其夜又夢冥使曰冤家不去須更得衆僧誦半日方足次日夢蛇謝曰感經功德已得生人類矣言訖而寤

唐貞元中荊州天崇寺僧智燈常持誦金剛經遇疾而死其手猶熱不即入木經七日再活云初至陰府王者降階迎接叙揖罷謂云更容上人十年在世受持真經免離生死僧因問王人間衆僧中曾食葷葷以人用酒服可否王曰此大違本教僧又云律中有開遮條如何曰此後人加之非佛意也自後荊州僧無敢食者

唐孫明者鄭州陽武人也少貧賤為盧氏莊客善持金剛經日誦二十遍凡三十年初持經時便不如輩忽一日正念誦次暴卒見二吏來追明意謂縣吏便隨其去行可五六里至一官府門吏云王已出逃吏因閉明於空室中其室縱廣五六十間經七日王從外歸吏引見王王問汝有何福果答云但持金剛經已三十年王言此大果也迴語左右曰昨得祇洹家

牒論孫明念誦勤慤請延二十年壽乃知脩誦不可思議延汝二十載以償功也遂令送還其家殯葬已畢神雖復體家人不知會有獵者從殯所過聞號呼聲報其家人開視遂活時天寶末也

唐天寶初易州參軍田氏性好畋獵一日於易州放鷹於棘棘中見一卷書取視之乃金剛經自爾發心誦持越數年誦及二千餘遍然於畋獵亦不能輒後得疾暴卒即日被攝至地府見諸鳥獸周迴數畝就已索命領之見王王問作罪何多田無以對令所由領去推問其徒十餘人同至吏局吏令開口以一圓藥致其徒口中便成烈火遍身焦爛須臾灰滅俄復成人如是經六七日後至田氏累藥三丸而不見火吏恠之復引見王具以事白王問在生有何福德田云初以畋獵為務嘗於易州棘棘中得一卷金剛經持誦已及二千餘遍王曰正此滅罪王命左右檢田福簿還白如言王令誦經纔三紙許迴視庭中鳥獸並不復見誦畢王稱羨之云誦二千遍延十五年壽遂得放還

唐王陀為鷹揚府果毅因病解歸遂絕葷食發心念金剛經日逐五遍後

染瘴疾見二十二鬼來陀即急誦鬼聞便退送曰王今追汝汝且止經於是暫歇鬼又近前陀昏迷欲絕須臾又見一鬼來云王今誦經人權放六日既醒一心持念晝夜不息六日雖過鬼亦不至夜聞空中有聲呼曰汝以持經功德當壽九十竟如其言

唐內臣姓楊忘其名復恭之弟也崇敬佛法通秦宗權叛陷賊內二十餘年恒誦金剛經雖在賊中未嘗輒廢會宗權男為襄陽節度使楊為監軍使楊因人心危懼遂誘麾下將趙德言攻殺宗權男發表舉德言為節度使由是軍府稍定民復田業矣楊於課誦之功益加精勵嘗就牙門外柳樹下焚香課誦次歛有金字金剛經一卷自空中飛下楊拜捧而泣震駭心目得非信受精虔獲茲善報也故陷于賊黨二十年間終能集巨盜立殊勲克保福祿者蓋佛之冥祐也

唐蜀左營卒王殷常讀金剛經不如葷飲酒為賞設庫于前後為誤累合死者數四皆非意得免至大和四年郭釗鎮蜀郭性嚴急小不如意皆死王殷因呈錦纈郭嫌其惡弱令袒背將斃之郭有番狗隨郭卧起非本宅人逢之輒噬忽吠聲立抱王殷之背驅逐不去郭異之怒遂解

宋釋德遵申州人初年五十得勞瘦疾醫藥不效且卧且起僅至骨立因發心絕葷持金剛經扶羸倚輔日至十遍困而彌勵曾未期月厥疾頓瘳壽至七十八歲

梁武帝天監十四年智藏法師初遊京輦帝深加禮敬至是帝為誌公建塔寺曰開善勅藏居之初相者曰師壽止三十一歲乃竭精脩道專誦金剛經至厄年之暮俄空中曰承般若力得倍壽矣藏後出山相者驚曰短壽之相今無矣藏問今得至幾曰可六十餘於是江左道俗競誦此經乃至干今感通屢著

唐永真中釋文照住河東府開元寺幼小出家性少聰慧常自恥之一旦詣栢梯寺禮曇延大師真容冥有所禱忽若假寐見曇延身長一丈目光四射謂照曰爾所欲者吾安能致之有聰明經一卷求之可也因袖中出示之即金剛經令其日誦七遍既寤猶在目誦念無滯如久習焉自此聰明日勝一日

唐宋汶牧黃州日秦宗權阻命作亂將欲大掠四境蔡州有念金剛經行者郡人咸敬之宗權差為細作令人黃州探事行至黃州未逾旬為人告敗宋汶大怒令於軍門集眾決殺忽報有官使到將校等上言方聞喜慶不欲遽行殺戮繇是且令禁錮逾月使臣不到又命行刑出狴牢次報使入境復且停止使已發引出就刑值大將入衙見之遽白於汶曰黃州士馬精疆城壘嚴峻何懼奸賊窺覘細作本非惡黨特受制於人耳將軍曲貸性命足示寬恕汶然之命髡髮負鉗緣化財物造開元新寺寺宇將就汶一夜夢八金剛告曰負鉗僧苦行如此締構即終盍釋其鉗以旌善績汶夢覺大異之遂令釋鉗待以殊禮自後一州童稚悉呼為金剛和尚唐釋神晏姓劉住梓州玄武縣福會寺萬歲通天元年被人告停劫賊繫瀘州獄晏先持金剛經乃精心虔誦月餘日忽中夜見獄中光明枷鎖自脫遂蒙原宥

唐原州龍興寺因大齋會寺主僧夏臘既高是為宿德坐儼賓頭之下有小僧者自外後至以無坐所惟寺主下曠一位小僧欲坐寺主輒叱之如是數四小僧恐齋失時竟來就坐寺主怒甚倚柱而坐以掌摑之方欲舉手大袖為柱所壓不得下合堂驚駭小僧慙沮不齋而還房眾議恐是小僧道德所致寺主遂與寺眾同往禮敬小僧惶懼自言初無道行不敢濫受大德禮數遂逃走去因問平生作何行業云二十年唯持金剛經眾皆讚歎謂是金剛護持之力便於柱所焚香頂禮呪云若是金剛威神力當還此衣於是隨手而出也

宋廖等觀知潭州善化縣時有一婆每日誦金剛經於街市乞食夜則歸宿山阿忽數日不見行乞群鷓噪集於其止處令人往視之見懷金剛經傍巖而化群鷓街土以覆之

隋大業中雍州長安縣有人姓趙名文若死經七日復活眷屬喜問所由文若報云當死之時見人引向閻羅王所問文若汝生存之時作何福業文若答王受持金剛般若經王歎云善哉此福第一汝雖福善且將示汝以受罪之處令一人引文若北行十步至一處有猪羊鷄魚鵝鴨之屬競來從文若索命文若云吾不食汝身何故見逼諸畜生等各報云汝往日

時某年某月某處食我頭脚四支何故諱之文若見畜引實不敢拒違唯
知一心念佛謝罪諸畜見為脩福一時放却其引使人將文若至王所說
見受罪處訖王付一椀釘令文若食之并用五釘釘文若頭頂及其手足
然後放過文若得蘇具說此事極患頭痛并及手足久後得差從是精勤
誦持金剛般若不敢遺漏寸陰後因使至一驛廳上暫時偃息彷彿欲睡
于時夢見一青衣婦女急速而來請救乞命文若驚寤即喚驛長問云汝
不為吾欲殺生不驛長荅云實為公欲殺一小羊文若問云其羊作何色
荅云是青殺牂羊文若報云汝急放却吾與價直贖取放之良由般若威
力冥資感應也

唐遂州任善病亡同數俗人一僧俱至閻王所僧曰常誦金剛經王即合
掌忽有五色雲迎僧升天冥官謂善曰汝亦曾誦二十一遍即令放還
唐長慶中鄂州商人何老同雇夫擎物赴疾市遇夜歇於山路睡着雇夫
潛以刀斷其喉棄于澗下擔其物去何老以常持金剛經之故都無傷損
從澗中出直詣城市雇夫方欲賣物次見何老大驚駭何老安慰之云是

經力也非有他故約不告訴相與為僧

唐宋義倫麟德中為虢王府典籤暴卒三日方蘇云被追見王王曰君曾
殺狗兔鴿今被論君弄又合盡然適見君師主云君持金剛經不唯釋罪
更合延年我今放君君能不喫酒肉持念尊經否義倫拜謝曰能又見殿
內床上有一僧可五六十披衲倫即拜禮僧曰吾是汝師故相救可依王
語義倫曰諾王令隨使者往看地獄初入一處見大鑊行列其下燃火鑊
中煮人痛苦之聲莫不酸惻更入一獄鐵床甚闊人卧其上燒炙焦黑形
容不辨西頭有三人枯黑佇立頗似婦人向義倫叩頭云不得食喫已數
百年倫荅曰我亦自無何可與汝更入一獄向使者云時熱恐家人見飲
遂去西南行數十步後呼云無文書恐門家不放出遂得朱書三行字並
不識門司果問看了放去遂蘇

唐李九師本邛州臨邛縣人常念金剛經開成中暴亡被使追攝見王有
一僧於王前救免又送出門云我是須菩提故來救汝可努力脩善更得
十三年若執心堅固當必生天九師拜謝爾時思得粥飲無處不覓乃發

聲大呼僧亦與飲訖又呼忽覺在床後持經愈勤果十三年卒臨終有異香天樂信其生天不謬矣

唐劉弼貞觀元年任江南縣尉忽有一鳥於房前樹上鳴卜人云是鳥所止為不祥弼聞之恐懼思欲崇備功德未知何者為勝夜夢一僧稱讚金剛般若令誦百遍及寤依命即誦滿其數忽有大風從東北來拔樹遙擲巷外其根拔處土坎縱廣一丈五尺乃知經力不可思議

唐僧慧因善三論及法華金剛經常為講說至德中黃昏時見一人入門云王請法師因遂僵仆唯心頂煖七日却蘇云初隨使者至一城極甚宏麗入見王從數百人下殿至閣門拜曰弟子不幸主世名祿兼治罪人甚用為苦聞上人善講金剛經幸為敷析於是就坐講畢王施絹三百匹遂令送歸次見一講堂有百餘僧相與談論初極禮法少時各爭競於手指上悉生鐵爪共相拏擗血肉塗地牛頭巨卒以火燎之盡成灰粉須臾又復本身因驚懼却蘇慶然而起絹已在櫃與前數同遂得此施作功德自此更不講說惟持經而已

唐釋道濟西蜀成都人武德中濟善賈有萬餘緡自京還歸道遇新益州戶曹韋約欲赴任少路費就濟借數百千到綿州夜與渡江至中流令從者縛濟以籠盛沉水中盡分其財濟有戒行常持金剛經雖在洪波水不入口俄頃如有神力籠浮縛解漂著小洲時方夜半村人遙見洲上有光即掉小舟來視濟因得活時實公軌為都督濟往訴之召約詰責全不承認濟為實歲在簾下卷簾以示之約頓首請罪濟苦願放於是不問約泣涕悔謝終身皈向佛經

唐貞元中尼道凝常持金剛經住上都龍華寺曾往莊嚴寺參請貞操禪師門人止之曰和尚不向女人難以引進道凝泣涕自謂曰我修行有日矣願集其福再生為男子身不月餘忽一日沐浴令人以硃書其脚下為願生字便奄然而逝後感夢於徒弟曰我於金城坊張濟家作男子七月一日當生至期來訪以硃字為憑夢者覺異遂記于壁至期往訪張家果生一男請視其足有願生字二字甚分明張氏因以命名五歲携謁貞操禪師具述其因師曰宜令出俗後為師徒弟

唐于昶天祐朝任并州錄事參軍每至一更後即喘息流汗二更後方愈妻柳氏將名醫昶密曰自無他苦但晝決曹務夜判寘司力不任耳每知有災欲即陰為之備都不形言凡六年後丁太夫人艱乃持金剛經更不復為寘吏常讚歎此經功德浩大令子孫諷誦後為慶州司馬卒年八十四臨終忽聞奇香非世所有謂左右曰有聖人來迎我往西方去也言訖而沒

唐張玄素洛陽人年二十持金剛經天授初任黃梅縣令凡有危難皆獲免離七十遘疾忽有華蓋從空而至澡浴與家人訣奄然而卒

唐韋克勤少持金剛經為中郎將從軍伐遼東遂陷高麗貞觀中太宗征遼克勤望見官軍乃夜出投之闇不知路至心念經俄見炬火前導遂達漢軍

宋淳熙十四年歙縣宰虞奉議析遣廳吏呂明往嚴州歸塗值一客亦負擔元不相識即顧揖如舊交凡四五日間其行或在前或在後一日呂當食必招與共啜但見其追逐不捨頗疑焉及投宿村店取腰篋中所藏楮

券十餘道置席下以防其竊明早啓戶遇此客前問曰爾平生何善緣呂曰我小人耳有何善可說客曰我相隨許時本不是好意望爾身畔料必有財物欲為不利夜來鑽壁覩乃覩一人長七八尺面貌全似人道瞪眼看我我不覺驚倒又不敢叫人相救此何祥也呂曰每日天未曉時課誦金剛經如今十年矣客愧悚異謝而去

唐元和初九江有一村叟鬻薪於市年近七十餘常持金剛經至晚欲歸江址中流風暴同舟皆溺唯此一人獨浮水上飄至南岸岸邊皆巨齒之船人皆見其背上有光高數尺許意其富貴人也既見其抵岸單以衣飯遺之與語方知一村叟耳因詰其光則云我讀金剛經五十年矣在背者乃經也前後或遇厄難無不獲免

唐臨安陳哲者家住餘杭精一練行持金剛經廣德初武康草賊朱澤寇餘杭哲富於財將船移產避之尋而賊至哲謂是官軍問賊今近遠群賊大怒曰何物老狗敢辱我單以劍刃刺之每下一劍則有五色圓光徑五六尺以蔽哲身刺不能中賊等驚歎謂是神人莫不慙悔捨之而去

元魏楊體幾延和二年為饒州長史本州有出銀山採戶居者甚衆往往
蓋是草屋其年秋值大風起民居焚燎俱盡長史親往撫問忽見一家獨
存略無損動遂問其故一老者出云累世奉佛舉家持金剛般若

元魏太和五年梓州人倪勤以武略稱因典涪州涪上有倉名興教勤嘗
主之素持金剛經有廳事面江甚為勝槩乃設佛像於下讀經于前其年
六月九日涪水漲唯不至此廳下勤讀誦益勵豎水退周視數里屋室盡
圯唯此廳不霑漬倉亦無傷人皆禮敬

五代王令望少持金剛經遊邛縣臨溪路極險阻忽遇猛獸震布非常唯
專念經默熟視曳尾而去流涎滿地曾任安州判司過楊子江夜遇暴風
起租船數百艘相接盡覆唯令望船獨全蓋令望于時念經不輟

唐崔善冲先天初任梓州銅山丞雋州刺史李知古奏充判官諸蠻叛殺
知古善冲等二十餘人奔走擬投昆明夜不知道善冲專念金剛經俄見
炬火在前衆便隨之至晚火滅遂達其所

唐何滂天授初任懷州武德令常持金剛經至河陽水漲橋倒日已夕人
爭上船岸遠未達欲沒滂惶恐且急念經須臾近岸遇懸蘆攀緣得出餘
溺死八十餘人

唐崔文簡先天中任防州司馬屬吐蕃作亂奄至城下因被掠去鎖之甚
固至心念經三日鎖忽自解虜疑有奸筭撻窮問汝有何術答曰念金剛
經復令鎖之念未終卷又解衆皆歎異遂送出境

唐唐晏梓州人持金剛經日課七遍開元初避事普州安樂縣與人有隙
讒於使者劉肱使人捕捉晏夜夢一胡僧云急去急去驚起便走遂州
義方縣肱使人掩至奔走無路遂一心念經捕者交橫並無見者由是獲
免

唐元和中江陵岑陽鎮將王沔常持金剛經因使歸州勘事至唵灘船破
五人同溺沔初入水若有人授竹一竿隨波出沒至下牢鎮著岸視手中
所執乃所持金剛經也唵灘至下牢相去凡三百餘里

唐長安縣死囚入獄四十餘日誦金剛經未嘗輟口臨決脫枷枷頭放光
長數十丈照耀一縣令奏聞玄宗遂釋之

唐永泰初豐州烽子暮出為虎項縛入西蕃易馬蕃將令穴肩貫骨以皮索以馬數百蹄配之經半歲馬息一倍蕃將賞以羊革數百因轉近牙帳贊普愛其了事遂令執壽縣左右有刺肉餘酪與之又居半年因與酪肉悲泣不食贊普問之云有老母頻夜夢見贊普頗仁聞之悵然夜台帳中語云蕃法嚴無放還例我與汝馬兩疋於某道縱爾歸無言我也烽子得馬極驕俱之死遂晝潛夜奔後為刺傷足倒磧中忽風吹物窸窣過其前因擊之畏足有項不腹痛試起步驟如故經信宿方及豐州界歸家母尚存悲喜曰自失爾後唯念金剛經寢食不忘專祈見你今果如願因取經看中間不見數紙烽子道中傷足不能行經中神以經紙收之視瘡上乃經紙也瘡亦隨愈

唐南康王韋臯鎮蜀時右左營伍伯在西山行營於同火卒學念金剛經性頑初一日纔得題目其夜堡外拾薪為蕃騎縛去行百餘里乃止天未明遂踣之於地以髮繫楸覆以繩罰寢其上此人唯念經題忽見金一錠放光止於前試舉首動身所縛悉脫遂潛起逐金錠走計行未得十餘里遲明不覺已至家家在府東市妻兒初疑其鬼具陳來由到家五六日行營將方申其迹初韋不信以迹日與至家日不差始免之

唐達德縣李惟燕少持金剛經天寶年為餘姚郡叅軍秩滿北歸過五丈店屬上虞江埭塘破水竭時中夜晦冥四迫無人此路舊多劫盜惟燕舟有吳綾數百懼為賊劫因持劍去船頭誦經三更後見堤上兩炬火自遠而至惟燕疑是村人衛已去船百步許又復迴去心頗異之其誦經愈厲因思其火得非經力乎時塘水竭而外塘水多惟燕一心願塘破當得水來行舟中夜後聞船頭有流水聲久之船浮及明視之果外塘發一穴水流奔迸乃知經力如是浩瀚惟燕弟惟玉任虔州別駕見死誦經有功因效之後泛舟出峽水急艣折舟甚危亟惟玉專心誦經忽見一艣隨流而下因得之以濟其族人亦常誦此經遇安祿山之亂伏於荒草賊將至思得鞋著以走俄有物落其背視之乃鞋也

五代杭州人吏徐玘每日五更常誦金剛經三卷方入公門其家甚富忽一日有劫賊百餘人至其家將闔門大小盡用麻繩縛之仍以玘縛在前

梁上犯心中云金剛不壞身今如之何須臾見一尊佛現憂心便釋衆賊各放箭射之屢發不中犯身衆賊驚歎問犯有何幻術答曰無術每日但念金剛經想是佛力龍天護衛有此感應衆賊合掌驚悟併釋放之

唐大曆中太原偷馬賊誣一孝廉同情考掠旬日苦極推吏疑其寃未具獄孝廉唯念金剛經其聲哀切晝夜不息一日有竹兩節忽墜獄中轉止其前他囚爭取之獄吏恐歲月其中劈開視之內有兩行字云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書迹甚工賊首悲悔具述其誣孝廉遂得脫

唐永泰年間張齊立為朔方節度使信向佛法每日侵晨對聖像前看金剛經數卷後因小將犯事恐敗露結託數卒持刃欲謀害齊立方至衙門皆投刃於地垂手開口戰慄久時方甦及問其故乃云見二神人長二丈許眼目朱叱皆如中惡齊立聞此誓絕肉食持誦倍常

昔路州銅鞮縣人杜思訥常持金剛經勞病得愈每至持經之際必覩神光繞室

宋德祐丙子建陽之崇政地名南窰華家山有一老叟姓華名友生來好誦金剛經極有靈驗手援衣領自有金光燦人眼目其年大元軍馬之來華友以逃難之事密禱于佛前是夜金剛賜夢云你前世因殺了一人不曾償命其人見託生建康歷陽縣土名鷄籠山姓王名二今在大勢軍中你當死於此人之手我雖欲救爾其如數何今以相報不必趨避華友次日端坐佛前看經不輟近午有二人突入將華友執了華友告云告取王二官人我當死在你手一死不爭容我誦了一卷經便得就死軍問你何以知我為王二華友以夢實告所言鄉貫無一差舛王二曰既是你前生欠我命債你須喫我一刀遂以刀去其中喝道殺了也我今與你解冤釋結令華友教之誦經留衣服與之為別纔越一月華友以病而死信乎數之不可逃也但得免死於兵得非金剛救護之力乎

唐魏恂左庶子尚德之子持金剛經初為右監門大將軍時京師有蔡榮者暴亡數日方寤云初至冥司見一鬼使被冥官嗔責以追人不到將捷之鬼使云將軍魏恂持金剛經善神擁護追之不得即別差鬼使去須臾回報其說亦然冥官曰且罷追恂由此警勵日加精進後終睦州刺史

唐蜀道白衛嶺多虎豹噬人光化中有韋秀才者已中選調授巴南宰常念金剛經赴任至泥溪遇一女人着緋衣挈二子偕行同登此山前路嶺頭行人相聚叫譟見此女人乃赤狸大蟲也遂逃與韋分路而去韋終不覺蓋持經力也

隋睦彥通日誦金剛經十卷李密盜起彥通宰武牢邑人欲殺以應義旗通知之遂投身下城賊便拔劍逐彥通通為迫急躍入城隅深澗中空虛中忽見金剛神指令一人接彥通右臂置一磐石上都無傷損神人曰汝念經有感持來相救因此免難其右臂上旬日間香氣不絕後官至方伯八十九歲無疾沐浴索筆書偈端坐而逝偈曰八十九年在世隨身做箇活計今日撒手便行明月清風自在

宋熙寧間守邊一軍士因遇寇敵戰敗亡走失道竄伏荒林自悼曰死固不惜不得侍母之餘年吾母持金剛經逾三十年一旦兒有難無神力為助言訖泣下忽二大木葉墜前有人曰取之葉足可禦荆棘俄行頓覺脚力倍常凌晨乃至太原府還家見母及取葉視乃母經之二梵夾耳後詢遊竄處至太原一千里

梁青州人柴注為壽春府司理鞠劫盜有囚自言某離城三十里開旅邸每遇客旅有囊橐者多殺之投其尸于白沙河下前後不知其數惟謀一老嫗不得裁問其故囚曰頃年有老嫗獨携行李寄宿某與兄弟言今夜好箇經紀至夜半遣長子推戶久之回云若有人抵戶而立不可啓某怒不信提刀自往及門杳無人聲試穴壁窺之見紅光中一大神與房上下等抵門而立氣象甚怒某驚懼失聲幾於顛仆天將曉門方開老嫗正起理髮誦經不已問何經曰金剛經也乃知昨夜神人蓋金剛也

宋政和中真州石匠孫翁日誦金剛經三卷忽一日帶三十餘人入山鑿石山崩盡陷其中惟孫翁在石罅中得活後經十二年其子孫鑿石穿透舊所忽遇孫翁端坐石空中容顏如故子孫拜泣問其所活之因翁曰常持金剛經又問飢否翁曰陷石之後似有人持一油蘇餅喫之至今未嘗飢渴翁又云吾昔所持之經今還在否孫曰見在佛厨內翁因徐步還家就厨中取經看時只見經上有一圓孔如當時油餅大小方知此經有不

可思議功德能救護孫翁飢餓垂死之患

宋胡石壁作湖南憲時寧鄉銀場數十人入土取礦俄石落土崩諸人皆驚出獨胡三二郎父子歿焉越二年銀場爐主過其門適其死之三週其家命僧薦拔爐主聞其故大恨曰彼父子實由我而死今固無可奈何但掘二骨出葬可盡吾責乃喚三百人掘之先得一屍復掘遇一大石石中有小竅僅可容拳內有人聲視之則胡三二郎者端坐其中未嘗死也諸人大駭問其生故胡曰石崩之時大石覆我於中故得不為土石所壓每日有白鼠負齋一隻由竅而入吾取以食故得不死諸人問其有何陰德而致此胡曰吾平生皆無功過但自幼日誦金剛經一過雖極冗未嘗輟也聞石出之面少如童髯之至山下則不復能言矣爐主以為奇事聞之於官石壁以為妖妄追到爐主具答以實石壁不以為然復昇胡三二郎以至石壁命看汝金剛經則經中七百餘字逐一為鼠所旋蠹衆方悟其石中所食之齋即經中之字也

唐東京開寶寺沙彌道蔭常念金剛經寶曆初因他出夜歸忽遇暴虎中路哮吼跳躑于前蔭知不免乃閉目而坐但默念經文心期救護虎遂伏草間守之達曙村人來往觀虎躡處涎流滿地

唐貞觀十七年段文昌自荆入蜀應南康王韋臯辟命洎韋之暮年為劉闢讒構遂攝尉靈池縣韋尋卒劉闢知留後文昌舊與闢不合聞之連夜離縣至城東門闢尋有帖不令諸縣官離縣其夕陰風及返離郭二里見火兩炬夾道百步為導初意縣吏候迎恠其不前高下遠近不差欲及本縣方滅及問縣吏尚未知府帖矣時文昌念金剛經已五六年數無虛日信乎至誠必感有感必應向之道左右火乃經所著跡也後闢逢節漸露詔以袁滋為節度使文昌從弟少從軍知在營事懼及禍與監軍定計以蠟丸帛書通謀於袁事旋發悉為魚肉闢謂文昌知其謀於一時念經夜久不覺困寐門外悉閉忽聞開戶而入言不畏者再三若物投案果然有聲驚起之際言猶在耳顧視左右吏僕皆睡俾舉燭四索初無所見向之門扃已開闢矣文昌受持此經十萬餘遍徵應孔著劉闢欲誅文昌時朝廷命將討闢文昌遂得免禍

唐龍朔中白仁哲為瓊州朱陽縣尉蒙差運米達東過海忽遇惡風四望
昏黑仁哲與合船人從八十二人盡皆憂懼仁哲平昔好佛當時焚香看
誦金剛經未終卷忽如夢寐見空中有一梵僧身放五色光明謂仁哲曰
汝等八十餘人宿有惡業因緣今日俱當沒溺海中數內緣汝平日持經
功德玉帝有勅徧告龍王水府神祇皆得免此橫逆之禍吾特來報汝勿
致憂疑須臾風恬浪靜八十餘人俱得濟岸矣

唐王待制船至漢江阻風波濤洶湧滿船驚惶遂將平日持誦金剛般若
經一卷拋棄江中遂得風浪平靜待制惟日深憶此經受持年遠鬱鬱不
樂經涉兩月方到鎮江見舟尾百步許有一物似毬之狀出沒無時衆疑
其異待制差人喚漁人取之乃螺螄輓成一團剖之外濕內乾待制用手
分開視之乃是向日所拋之經毫髮無損待制驚喜拜受愈加精進

唐乾元年中廣州僧虔慧自幼受持金剛經寒暑不易因與緇俗數十人
泛海往南安都護府忽值風濤大作打壞船隻滿船人俱沒海中唯虔慧
在浪中偶遇一蓑蓬蒿自身漸至蓬蒿之上隨浪三日三夜方得濟岸仔
細視其蒿中乃見金剛經一卷並無淹濕虔慧拜受此經精誠供養日夜
受持年至百三十歲端坐告終其經本自出香烟漸成五色雲氣徐徐上
昇天界

唐崔昭為壽州刺史有一健兒犯極刑處決之際差官吏押往市曹處斬
連施三刀其刀自折刺史問健兒曰汝有何術答曰無他術平昔專心持
誦金剛般若經遂差人取經來看及開函視之乃見經本已作三段痕跡
分明刺史視之合掌歡喜讚歎曰嘗聞此經有不可思議功德今果若是
遂免其罪健兒求出家為僧刺史即施度牒

唐僧靈幽在京大興善寺出家長慶二年暴亡已經七日復生云二使者
引見閻摩大王問幽在世習何行業幽對曰貧僧一生常持金剛經大王
合掌賜生命幽朗誦一遍地獄煎熬極楚之苦一時停息再問幽曰念此
經中而少一章師壽合終今加汝壽十年歸世勸人受持此經真本在濠
州鍾離寺石碑上幽既還魂具奏朝廷差中使往濠州碑上看驗真本此
章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後增爾時慧命須菩提至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

生是也

唐永徽元年僧明濬暴死蘇云見二青衣引至冥王閻一生何業答曰誦金剛經王曰善哉若誦十萬遍明年必生淨土乃放還至二年三月卒寺衆咸聞異香

宋淳熙元年揚州府承局周興自幼日誦金剛經一卷公私不易其心嘗承太守莫濠差興賞幣帛香燭壽禮約有一千餘貫往行在送朝貴生日行至瓜州渡客店郁三家投宿其夫妻見承局行李重貨喚兄郁二謀意商量夜至三更入房將周興潛地打殺離店五里許埋在路傍行李財物盡行劫已緣承局過限回劄文引杳無所歸其妻子被官府兩次監禁杖限條經一年實難追獲後因太守被召赴行在一行人送起程未及到瓜洲渡尚有五里許忽有一朵蓮花攔在路上太守令送者斫之刀斫不斷遂掘至四五尺只見一死人其蓮花從口中出衆人愛護取看時尚自眼動再三熟視却是周承局也取到人家以粥徐徐調理次日方能言語云被客店郁二等劫死埋地已得十六箇月太守驚問因甚活且不飢答曰

得日前持誦金剛經力被埋在地如夢中見有金剛神將一朵蓮花插在周興口中至今不覺飢渴太守合掌讚歎云嘗聞此經有不可思議功德遂釋放周興妻子立差人追郁二郁三究問明白重杖處死

宋霍參軍誦持金剛經忽見廳下地裂湧出一神人稱吾是速報司參軍問速報司曰報惡不報善善者受飢寒惡者豐衣飯清者難度日濁者多榮變孝順多辛苦五逆人愛見速報司唯當靈不靈唯當現不現既靈須顯靈既現須教現顯賜一明言免使閻浮衆生怨答曰吾掌速報司非是不報惡非是不報善善者暫時貧惡者權飽暖濁逆曲惡輩報案盡抄名第一抄名姓二除福祿神三教絕後代四遣禍星臨五使狂心計六被惡人侵七須壽命短八報病纏身九遭水火厄十被王法刑如此十苦難盡是十惡人參軍休問我照鑑甚分明一朝天地見萬禍一齊臨詩曰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舉意早先知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速與來遲霍參軍再問速報司陽間有僧尼善友及士夫黎庶有受持金剛般若經之人將來百年命盡死入幽冥得超昇否答曰果得超濟

唐元和三年李同捷阻兵滄景帝命劉祐統齊德軍討之初圍德州城城堅不拔翌日又攻之自卯至未傷十八九人竟不能拔時有齊州衙內八將官王忠幹博野縣人長念金剛經積二十餘年日數不缺其日忠幹上飛梯將及堞中箭如蝟為柵木打落同火卒拽出於城外置之水濠裏崖祐見日西遂收軍其時城上矢下如雨衆軍忽忙取忠幹歸忠幹將死忽夢至荒野遇河不能渡仰天而哭忽聞空中語聲忠幹見一人長丈餘疑其神人指示其路其人云你莫怕我令汝得渡忠幹拜之低頭未舉神人持忠幹腰將一炊久方著地忽如夢覺聞城頭已二鼓矣亦不知其傷痛槿手捫面血塗眉睫方覺敗陣乃舉身強行百餘步再倒去復見前夢中長人持刀叱曰起忠幹驚忙又走一里餘坐歇方聞本軍唱號遂及本營始知夢中渡河乃水濠也軍中就醫得活

唐馬總貞元初嘗為邕管戴叔倫從事先是南海節度都制五嶺連帥李復有用事胥馬生叔倫自以文章任已不脩逃屬之敬叔倫又不長吏事凡五管皆有饋遺馬生獨叔倫此禮殆絕故為復案復又與總有詩酒之好擢奏為南海從事有日者謂叔倫曰中丞有馬厄已成宜慎之叔倫由是不乘馬每出輒乘肩輿無何為賓客所訕謂總陰持邕管之事密獻連帥以背叔倫故復案深也叔倫抱恙而歿總亦不能自明囂囂然甚招物議聲達於朝貞元末閩帥柳公冕深嫉之是歲總貶泉州司戶冕以為得之將加諸法遂密疏其罪請殺之總素與監軍善自被幽繫音問莫通及期以秋分當寘總於法總計已盡甘其鼎俎忽夢一人不見其首長七尺空中有言讀七遍事當得白明日聞獄外人吏喧喧則曰中丞違疾圓扉之內徒步於缺墻塵中得金剛經一卷總心悟之乃讀七遍未及秋分冕竟卒監軍緩其獄覆奏總遂獲全元和己未三擁節旌出入榮秩可為感矣

唐時有一富商恒誦金剛經每以經卷自隨嘗賈販外國夕宿於海島衆商利其財共殺之盛以大籠加巨石并經卷沉于海平明衆商船發而夜來所泊之島乃有僧院其院僧每夕則聞人念金剛經聲深在海底僧大異之因命善泗似由切者沉于水訪之見一老人在籠中讀經乃牽挽而上

僧驚問其故云被殺沉於水不知是龍中忽覺身處宮殿常有人送飲食安樂自在也衆僧聞之普加讚歎蓋金剛經之靈驗遂投僧削髮出家於島院

宋政和間太平州脩利國圩工徒甚衆忽有鴉千數噪集于別埭之傍主役者異之使人驗視乃一役夫已斃而鴉銜土以覆之蔽瘞幾年又令啓土於死者胸臆間得小卷軸乃金剛經也衆莫不敬歎為徒諸高原歛而葬之舊事多有此比者

唐大和五年漢州什邡縣百姓王翰常在市日逐小利忽暴卒經三日却活云其中有十六人同被追追十五人散配他處翰獨至一司見一青衫少年稱是已姪為冥官廳子遂引見推典又云是已兄貌皆不類其兄語云有冤牛一頭許爾燒畚枉壞其命爾又曾賣竹與殺狗人作筵篋殺狗兩頭狗亦許爾爾今名未注死籍猶可以免爾為作何功德翰欲為設齋及寫法華經金光明經皆曰不可乃請曰持金剛經七遍與之其兄喜曰足矣及活遂捨業出家終身為善不殺牛犬

宋馮察院常持誦金剛般若經年至二十八歲一日為國事情劄具奏玉帝當夜四更忽見兩使者追入冥府引見閻摩大王勅曰汝壽合至七十九官至樞府緣汝奏劄於國損民汝當絕祿除筭馮驚愕俯伏告曰臣既陽壽未盡乞賜再生誓當畢世持經常行陰騭不造罪愆有犯天律王憫其回心向善放回陽間再三誠諭曰凡掌權政可置簿一面向日間作事夜必書之既不可書必不可作此延年之術也纔舉一善惠民恤物增延福壽若用刻剝之心上帝惡之則促壽減祿馮得再生日行方便利國利民陰德日著官拜丞相壽至九十八忽一日卧疾有第九子出至廳堂前忽見階下列無數牛頭馬面獄卒于問諸鬼曰何緣來此鬼吏答曰吾等持來迎接閻摩大王其子驚惶哭入堂內以所見白父丞相笑而撫掌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閻摩王是吾職也索浴更衣朝衣坐化

唐孛孛行立陝州人不識一字長慶初常隨善友口誦金剛般若經時或為商凡身到處即奉經本用錢三百餘貫買疋帛往他州貨賣經過峻嶺撞見強賊數人各持刀仗來趕行立箱篋約重五十斤急棄之竟投嶺下深

湖側避忽見空中有一金剛神以手指行立只覺身在水面上如行平地
果賊見箱袱遂即取之及舉甚重不能起賊皆驚異招手喚行立曰上嶺
來我若殺你如殺我等父母行立即上來賊再三扣問汝有何幻術答曰
非有幻術恐是平日專心持誦金剛般若經為佛神力感應故有斯靈異
賊遂令行立開箱視之乃見五色光明現於其上眾賊皆合掌悔過遂以
一百貫文與行立贖經前去受持眾乃發願棄鎗刀更不作賊俱改惡從
善矣

宋湖州城南屠戶陸翁年二十三歲時門前見一雲水僧稱教化有緣人
陸不領解僧云汝殺猪羊不計其數何不改業陸曰承襲祖業不忍棄捨
僧云汝若不改後世必墮此類仍被他殺冤冤相報無有出期貧僧觀汝
宿有善根何不受持妙法蓮華經及金剛般若經汝若受持消除惡業增
長善福豈不見我仁宗皇帝御讚蓮經云六萬餘言七軸裝無邊妙義廣
含咸溢心甘露時時潤灌頂醍醐滴滴涼白玉齒邊流舍利紅蓮舌上放
毫光假饒造罪如山嶽只消妙法兩三行僧言訖回顧不見陸遂省悟想

是佛及觀世音菩薩化身未勸化我即請畫工繪裝阿彌陀佛觀音相一
軸就佛前焚香持誦蓮經一部金剛經一七卷對佛懺悔口稱向時殺猪羊
幾口願將看經功德超度被殺猪羊盡此報身早生淨土願令命終之時
免斯冤對年至八十一歲端然坐化凡士夫鄉友無不瞻仰稱歎

宋孫抃武林人號無諍居士幼學易因曰易所以窮理盡性何必區區為
進取計掩關晦迹居絕俗務沙門守寧與之交謂曰白樂天以儒脩身以
釋治性君聞之乎抃深契僧語日閱華嚴金剛弥陀經嘗夢至蓮池與清
照亭律師同立其側又夢一人持書金字梵體讀之不解人曰請十三日
齋耳十二月十三日忽得疾請妙光律師欲為祈禱抃曰生死已定何心
禱之乃與開導往生淨土之旨即跏趺作印西向坐化翌日清照至為入
龕歸菴三日亦坐亡應同立蓮池之識

唐大曆中夔州推司楊旬常持金剛般若經虔心正直積累陰功感動冥
冥有子年二十三歲習科舉業一日稟父欲入試場父云汝學未克不可
與父當夜夢一金剛神謂旬曰汝念經陰隲有感吾特來報汝于將來也

貴者應科舉須改作楊椿名納試卷吾場屋中助子筆也旬既得夢次日
今予作楊椿名納卷果得第六名次年赴省試椿自夢見一金剛神語椿
曰今年省題乃是行王道而王汝可預留心焉切勿漏泄正試之日果如
其夢試中第九十六名及殿試畢試官納三名卷于御榻上擇日拆號唱
名椿再夢神語曰汝策甚好却不中主文意打在第五甲吾今將汝卷於
御榻上換了第一名卷後日唱名汝奪天下都魁矣緣汝父子平昔念經
行善之報至期果應其夢使君聞推司楊旬子中天下都魁請旬賜坐令
旬解職旬告使君曰念旬平日仰托二天之庇奉公四十年家無資產惟
積陰德留得三箇慳囊乞台旨取來當廳開看第一箇有三十九文當三
錢第二箇有四千餘文折二錢第三箇計萬數小錢使君不知所以旬曰
每詳讞罪囚但遇吏胥入輕作重有從死罪正為流罪即投一當三錢有
從流罪而正為杖罪投一折二錢有從杖罪者量其輕而決放便投一小
錢又每劾周虜行太上感應篇十種利益一收街市遺棄嬰孩倩人看養
俟年十五願識認者還歸父母團圓二每年冬十一月初三日為始收六

十已上十五已下乞丐貧人入本家養濟院每日給米一升錢十五文至
二月初三日已滿一季令其自便求趁三普施應驗湯藥救人疾苦四施
棺木周急無力津送之家五有女使不中使喚不計身錢量給衣資從便
改嫁六旬處於世專一戒殺救護衆生遇有飛走物命買贖放生七每遇
荒歉之年其糧食貴余賤糶賑濟貧民八應有寺觀崩損者為脩理之聖
像年深剝落者為裝飾之或橋梁道路溝渠不通者咸為治焉九有遠鄉
士夫客旅流落者斟量遠近以助裹糧而周全還鄉十旬忝居推司凡遇
冤枉必與辯明常推己及物濟人之急救人之危感動穹蒼賜旬男今日
奪天下都魁皆因旬平昔奉公行善之所致也豈敢捨公門退職而自求
安逸耶

唐京兆殷安仁家富日誦金剛般若經初隋義寧中有客寄其家停止客
盜他驢於家殺之驢皮遺安仁家至貞觀三年安仁遂見一人於路謂安
仁曰追汝使明日至汝當死也安仁懼徑至慈門寺坐佛殿中經宿不出
明日果有三騎并步卒數十人皆兵仗入寺遙見安仁呼出安仁不應而

念誦逾進鬼相謂曰昨日不即取今日脩福如此何由可得因相與去留一人守之守者謂安仁曰君往日殺驢驢今許君使我等攝君耳終須共對不去何益安仁遂答曰往者他盜自殺驢但以皮與我耳本非我殺何以見追倩君遂為我語驢我昔不殺汝然今又為汝追福於汝有利當捨我也此人許諾曰驢若不許明日更來如其許者明日不來矣言畢而出明日遂不來安仁於是為驢追福而舉家持戒菜食云耳

唐豫章有熊慎者其父江鄉捕魚為業嘗乘小舟飄游為樂業慎父自詠曰沽酒遠村香更好就船鬻鯉味偏長短蓑只恐蕪葭濕小艇唯愁菡萏傷遣興任歌無曲調忘情品笛按宮商有時只與樵夫話閒論人間事一場一日下網得魚甚多滿載舟中未及入市夜宿於舟中忽聞歌曰夜靜天寒月正明倚船高卧聽江聲未聞山寺鐘聲動誰向江邊舉佛名慎父恠之出船却不聞之自謂是夢再欲眠又有千人念佛經而細察之乃是船中諸魚也熊慎父歎曰蠢動含靈皆佛性我今以此為生計非善業也將魚盡放入水中歸家與子慎改業鬻薪詠曰世云樵子與漁公養濟雖同道不同更不傷生離綠水却携斤斧近高峯然辛苦無殺生之過嘗鬻薪於石頭岩窮苦至甚一日暮宿江上忽見沙中有光焰高丈餘遂以斤斧掘之得黃金數斤明日詣市貨之市人曰此紫磨金也酬鏹數十萬蓋緣改業致富也

宋僧法宗臨海人幼好游獵嘗於剡川射中孕鹿忽墮胎生子母猶銜箭欲子宗悔曰貪生愛子有識皆同遂推弓折矢斷髮為僧分衛自資日唯一食六時禮佛以懺往愆常吟咏法華維摩二經響聞四方從受歸戒凡三千餘人開拓所住以為精舍因誦經為目曰法華臺

宋隆陽趙修復元豐中因故疾發動恍惚如醉夢之間見鬼神擁一綠衣一紫袍乘馬揮鞭俱來詣門喊聲震地呼修復速出修復聞之汗流被體髮毛如拔魂飛魄散莫知所措連聲逼迫見鬼官衣綠者在左衣紫者在右衣綠者是崔府君自言管生死事衣紫者是已之伯父宗丞自言管生死案俄而二公語之云脩復在生狂肆不軌邪慢無道縱心所欲橫殺物命衆生今來究訴云我等積罪合墮旁生所受生身自有年限儻業滿是

當得為人餘業未盡橫遭傷殺所報不終復入惡道往復既頻重罹塗炭
痛苦街寃不能具陳異口同聲街寃論對今我大王平生理寃為此等受
劫追捉汝身事已彰露更莫多言於是脩復被諸鬼神赤繩繫手白棒鞭
身唯聞喝急不許辭家修復自念平生鮮福多罪心甚悚然乃有一鬼拽
倒而去遂祈禱曰某以凡夫處俗未能崇敬為心決料前程向無依怙甘
徒萬死敢忘一生善非真聖慈憐衆寃何以面覲幸伯父之親加府君之
故惟冀哀恤終思報德於是府君謂宗丞云修復乃公骨肉又且悔過深
可愍之既而二公轉惡以為慈謂脩復云汝能為所傷寃家造玉皇大道
君聖像更朝夕能誦玉皇本行集經念其名號當獲福無邊得免斯咎脩
復聞之至誠唯唯不勝感感便發誠心克崇妙典願諸寃等早生人天言
訖即到一城二公引修復東北而立見一大殿中有人云是聖帝衣王者
衣據案而坐又見殿下罪人無數皆被捶拷號天哀慟不可忍聞修復尤
切驚懼頃間即被引過聖帝見之瞋目作色大聲告勅云台寃證事徹卒
宣傳帝命出台諸寃周迴不見鬼使愕然具上事敷於帝前帝乃召有司

詢問有司荅曰頃見天門忽開有彩雲自天而下僊童手持黃詔云陰陽
趙脩復為殺生弥廣今已懺謝發心造玉皇本行集經一部是諸寃等以
此功德時刻昇仙並隨勝力皆生天界其趙脩復即命再生復歸人道不
得拘留上帝符命時刻奉行聖帝歎曰脩復殺生雖廣而懺罪情切冥通
上界寫琅函寶韞太上真詮令諸寃等各獲人體既能如是善莫大焉可
放令還脩復蒙帝旨放還頓首再拜而退修復辭帝已訖便出城忽如醉
夢之歸神復其體家人唯見言詞紛拏自忻自撲昏惰不食如是三日得
生既而身活覺身碎痛如是一月方安乃發心造像持經歸誠大道

昔有一婦人於三生曾置毒藥殺害子命此怨家不曾離於前後欲求方
便致殺其母遂託此身令慈母至生產之時不解不得及至生下不過兩
歲便即身亡至第三遍抱此孩兒直至江邊不忍拋棄感觀世音菩薩化
作一僧乃謂此婦人曰此非是汝男女是弟子三生前中怨家以神通力
一指遂化野人之形向水中而立報言緣汝曾殺我未我今欲來報怨蓋
緣汝有大道心常持佛頂心陀羅尼經善神日夜擁護故殺汝不得我此

時既蒙觀世音菩薩與我受記了從今後永不與汝為怨道了便沉水中忽然不見

宋龍泉萬壽宮道士潘夢庚平生有道行一日浴罷倚窓寄傲恍如醉夢身到一所若世之官府官吏整肅兵戟森嚴至門首見舊識季鑄瀉曰此陰府也知宮安得至此俄有一卒曰大王願見道士掖至庭下王端冕中坐面黑多鬚真凡間所畫閻羅王也王曰你平生誦度人經及九天生神章祭煉有功幽沉獲福壽延一紀吾所追者吉州龍泉潘應庚也於汝無預追汝之卒吾已繩之以法汝可速歸故鄉出至通衢見一判官携簿按轡從者十餘人呵導而至方側身回避偷視之乃鄉人郭浩堂知丞也因長揖曰知丞何得至此丞曰我在世公平正直不欺於心王命推為掌祿判官陰陽異路機不敢泄知宮既得旨延壽放還故家宜速回若便少緩則身非已有辭退忽有青衣推入坑水中醒來但見汗雨遍身其瞑目已兩日矣嗣是愈謹戒律誦度人經卒享高壽

後周張元字孝始河地萬城人也年十六其祖喪明三載元恒憂泣晝夜經行以祈福祐復讀藥師經云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層燈七晝夜轉讀藥師經每日行道祝曰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乞祖目見明元永代閻如此辛勤至七日其夜夢一翁以金篦療其祖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後祖目必差元於夢中喜踊驚覺乃遍告家人三日祖目果差

宋蔡州周二嫂賣煎魚為業年五十六以心痛而死其子法昌於寶林寺作童行紹興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忽夢其母謂之曰我三年在地獄中受苦不得功德為我誦太上救苦經千遍可免法昌於太平觀求得其本誦之數足越二年忽過趙九郎門首趙有女招兒二歲不能語因見法昌遽拽其衣大慟父母驚異之其女忽能言指法昌曰此我前生子周法昌也我賴其救苦經之力得生于此法昌驚訝常往來其家瞻敬不衰

宋建炎間太平州寇陸德叛燒劫居民殺害官吏蕪湖尉儲生竄避不及為賊黨縛去德自臨斬之已脫衣德見其頂有毫光三道出現乃釋之且令主邑事付以倉庫後盜平用此策勲改京官宣城僧祖勝云儲尉每日

誦圓覺經一部觀世音菩薩千聲率以為常以故獲果報得免橫逆
南齊何點少時嘗病渴疾積歲不止永明十年在吳中石佛寺誦維摩於
講堂晝夢異僧授丸一掬夢中服之即愈時謂經功所感
宋程紹彭有女慶娘及笄慶元四年初春為瘡疹困重至二月二日氣結
而絕救療無計唯燃火艾炷灸其頂若燒木然冥無所覺夜將半忽呻呼
語人有兩使送我回可將紙錢與之父如其言又曰未也須一倍此數別
就一處焚之少焉益蘇父扣所見對曰初被兩使追入大官府立於庭階
王者着黑衣據按而坐傍吏呈一引王把筆簽押勾倒我悲哭云我家貧
不曾受用過當有何罪而抵此王曰各有定數更貧於汝者也著來我曰
死亦不辭所恨者二親生育之恩未施報答今反為之累王舉一器相示
內有如山藥截成錢子者三片使我喫俄一白髯翁附耳曰此是迷魂藥
服之則生路永斷不可復還切不宜接翁遂升殿懇王曰此女家好燒香
其父母誦北斗經金剛經不可以數計行陰德積善緣他人莫能及望特
赦放其禮甚恭其辭甚切王領首取前引別判一行差二急足送還

梁道珍法師天監中寓廬山慕遠法師精心淨土異時夢中見十人舟舫
浮海問何往曰適安養國珍曰願得隨往答曰一日之脩功超永劫子未
誦彌陀經未曾浴僧何可求往珍乃大設沐浴專誦彌陀經後二年有捧
銀臺至者曰以法師之功當得金臺柰何始心猶豫故止此耳珍曰苟見
佛之基有漸奚必金臺後亡之夕所居山崖烈火千炬鄉民大驚旦則知
珍遷化

唐崔明達小字漢子清河東武成人也祖元獎吏部侍郎杭州刺史父庭
玉金吾將軍冀州刺史明達幼於西京太平寺出家師事利涉法師通涅槃
經開元初齋後房中晝寢及寤身在簷外還房又移出如是數四心甚
惡之須臾見二牛頭卒悉持死人於房灸之臭氣衝塞問其所以卒云正
欲相台明達曰第無令臭不憚行卒乃於頭中拔出其魂既而引出城中
所歷相識甚衆明達欲就告訴則不可既出城西路逢狹小俄而又失二
卒有赤索繫片骨引明達行甚親之行數里骨復不見明達惆悵獨進僅
至一城城壁毀壞見數百人鎔鐵補城明達默然而過不敢問更行數里

又至一城城前見卒吏數十人修方丈室有緋衫吏呵問明達尋令卒吏推明達入室累整塞之明達大叫枉吏云聊欲相試無苦也須臾內傳王教召明達師明達隨入大廳見白面少年可二十許階上階下朱紫羅列凡數千人明達行入庭竊心念王召我不下階忽見王在階下合掌虔敬謂明達曰冥中深要陽地功德聞上人通涅槃經故使奉迎開題延壽明達又念欲令開講不致塔座何以敷演又見塔座在西廊下王指令明達上座開題仍於塔下設席王跪明達說一行王云得矣明達下座至庭王令左右送明達法師還臨別謂明達可為轉一切經既出忽於途中見車騎數十人云是崔尚書及至乃是其祖元獎元獎見明達不悅明達大言云已是漢子阿翁寧不識耶元獎引至廳初問藍田莊次問庭玉明達具以實對元獎云吾自沒後有職務未嘗得還家存亡不之知也尋有吏持案至元獎開理明達竊見籍至明達名云太平寺僧嵩山五品既畢元獎問明達得窺否明達辭不見乃令二吏送明達詣判官令兩人送還家判官見不甚禮左右數客云此是尚書嫡孫何得以凡客相待判官乃處分二吏送明達曰此輩送上人者凡五六輩可以微貶勞之出門吏各求錢五千吏云至家宜便如其數焚之吾等待錢方去及房見二老婢被髮哭門徒等並歎息明達不識其屍但見大坑吏推明達於坑遂活尚昏沉未能言唯累舉手左右云要焚紙錢否明達領之及焚錢訖明達見二人各持錢去自爾病愈初明達至王門見數吏持一老媪至明達問所居云是鄆縣靈巖人及入王怒云何物老婢持菩薩戒乃爾不潔令放還可清潔也及出與明達相隨行可行百餘步然後各去明達疾愈往詣靈巖果見其媪如舊識也

後唐董吉於潛人也奉法三世吉尤精進恒齋戒誦首楞嚴經村中有病輒請吉讀經所救多愈同縣何晃亦奉法卒得重疾醫弗効晃兄惶遽馳往請吉董何二舍相去六七十里復隔大溪五月大雨晃兄初渡時水尚未至吉與期設中食後同往而山水暴漲不復可涉吉不能渡遲迴歎息良久吉既信直必欲赴期乃惻然發心自誓曰吾救人若急不計軀命冀如來大士當照乃誠便脫衣以囊經戴置頭上往入水中量其深淺乃應

至頤及吉渡纔至膝耳既上岸囊經已失甚悲恨尋至晁家三禮懺悔流涕自責俛仰之間便見經囊在高座上吉悲喜取看氾氾如有濕氣開囊視之經無少損遂為誦經其疾即愈吉家西北有山高峻中多妖魅犯害居民吉以經戒之力欲降伏之於山際四五畝地手伐林木構造小屋安設高座轉首楞嚴經百餘日寂然無聞民害稍止後有數人至與吉語言良久吉思惟非於潛人窮山幽絕何因而來疑是鬼神乃謂之曰諸君得無是此中鬼耶答曰是也聞君德行清肅故來相觀并請一事想必見聽吾世有此山遊居所託君既來止慮相違冒怕懷不安今欲更作界分當殺樹為斷吉曰僕貧此靜寂讀誦經典不相干犯方喜為此願見祐助鬼答曰亦復憑君不侵剋也言畢而去經宿所夢地四際之曰樹皆枯死如焚焉

宋台州海壖有漁者死信宿而活云被人追往一處入院宇中見先舅火在其間似為世之曹吏謂漁者曰追者誤矣姓名同爾呼追者曰是温州界某乙速押斯人回去當別之際謂曰舅在此甚驅馳歸為我言之可造楞嚴經救拔餘無所要又戒之曰爾之業不善明年當死還世可改求衣食學誦經典庶可延壽良久有人報上司有帖下云來歲在戊子諸道兵起惟江南疫死數千人處分水府減魚料一百萬頭追者促行回至所居驚覺遂甦至次年果如帖下云漁者乃為行者日誦不輟後十年而死五代馮載自言常患風氣一夕門外有人喚馮載者遽出門見一紫衫銀帶親親事官者云勾追你馮不覺從而隨之去轉一街又逢一人親事官云急勾馮曰我病不能行二人曰我扶你行至一大衙門已有親事官二十人後有丈夫婦人小兒皆露頭散衣啼哭不止馮見之忽驚駭曰我死矣奈何斯須擁過第三重門有廳事兩廊每間各有司吏罪人三五人忽然下簾於簾下有人問姓名馮亦記其一二復見裹軟脚幘頭二三十人從廳後而出各執黑漆棒立於廳下悉喚罪人至廳前小男小女婦人在前丈人在後從頭驗事問訖次到馮問曰多少年幾甚年甚月甚時生馮悉對之東廊下有一吏持公案簿曰同又問曰曾作何功德曰從十二上念天童護命經主判曰某年某月收得功德凡經數處皆一同亦對問

如前又至一處馮見寫四五紙文字一紙曰都勾院一紙曰送地戶院一紙曰風門院一紙曰送人門院一紙曰送鬼門院又至一處見主判者鹿眉多鬚一手按膝而坐馮熟視之則宰相王隨遂告之不聽勅一吏令將筭子來與筭之即曰與你筭子了也二吏送出過一陂逢其亡兄五木具體形容憔悴曰知汝來可分與我功德又聞屋中哭聲乃先亡妻也亦乞功德馮欲與妻語二吏曰不可恐思愛相戀遂催行焉馮曰送我何往曰送往北御園去既入園上水閣倚欄方食忽欄壞落水遂蘇矣唐孟知儉并州人少時病忽亡見衙府如平生時不知其死逢故人為吏謂曰因何得來具報之乃知是其途吏謂儉曰君平生無修福處何以得還儉曰一生誦心經及高王經雖不記數亦三四萬遍檢勘得實遂還吏問欲知官乎曰甚要遂以簿示之云孟知儉合運出身為曹州參軍轉登州司倉即掩却不許看遂至荒榛入一黑坑遂活不知運是何事尋有勅募運糧因放選授曹州參軍後秩滿轉授登州司倉又入選除晉州判司未至任而卒

宋張守一者襄陽人有妻子隆興元年棄之學道日誦真武經三卷以貨藥行醫自給乾道四年遊長沙駐於小湖門道堂嘗出至瀟湘門外見舟中一人招使上與語曰家間去此八十里老母苦脚疾踰年不能履地醫藥無瘳吾昨日因幹入城夜夢一道人來用藥隨手見効適覩先生容貌蓋夢中所會者豈非吾母宿生有緣故得際遇願邀幢節迂顧不識可乎張曰吾雲水閑人方欲微積功行正所欲也遂還堂內挈衣筥復來即解舟夜半到彼處迨旦有十輩男子喜笑而迎揖登岸入舟人之家延視病媪張曰小疾耳無須慮治之七日媪步趨如常時舉室歡賀連夕樂飲告去弗許留連再旬乃盛具將謝遣纔一更後忽有二十餘人喧噪自外入即席擁張出門穿踐山林赴叢棘間古廟解其髻髮分髻繫于柱束縛手足張時被酒方醒衣袴皆已脫去但紙錢香灰狼藉滿地自知必死泣告眾人曰守一方外細民命如草芥用以祭神不辭乞為取隨行諸物一一焚燒然後就斃則死亦瞑目其人許之旋踵而至凡其所齋一切赴火唯真武經存張即冥心默誦未數十旬覺廟中陡暗燈燭盡滅陰雲四合聞

甲馬隊仗之聲群凶奔散張繫髮自解索縛亦斷左右寂無音響望蘆林疾走若有持炬導之者天明到小塘市不知所從來僅述性命生理一空初舟人用夜回程正恐識其道徑蓋素萌殺意而張不覺襄漢間傳笑呼為祭張

昔荆江江陵縣尉李玄宗女年十三歲時夢見一梵僧謂女曰汝有善根何不持念金剛經又云世間若有男子女人每日淨心能誦一卷陽間增延壽筭百年命終即生天界若能究竟般若直到涅槃彼岸或有看經雖未圓就死入陰府不能拘錄即判生富貴之家受諸勝報玄宗女依僧之囑日誦三卷年二十四歲不願有家忽患傷寒三日而卒有二使者引見閻摩天子照勘其女無罪及見女子頭上有佛顯現王云此女既有般若之功即判還魂臨放時王囑曰汝父有仇讎遂使陽間先減二紀之壽不久追入陰司對證因汝父好將活魚切鱠今有魚七十餘頭狀訴索命汝若不信歸陽間問父每夜夢見落在網中日日頭痛此是魚求報也女得還魂以陰府事逐一白父其父聞之驚惶無措遂同女往天寧寺大佛殿

內齋僧百負發願斷除葷酒手寫金剛般若經四十九卷寫經已畢玄宗忽一夜夢見有數百青衣童子俱拜玄宗口稱我等昔日被君殺戮各經陰府訴其宿冤索君性命今蒙寫經功德我等咸乘善力出離三途若趣各得往生善道君既釋冤陰司復還原壽又添遐筭玄宗聞之不勝欣喜自爾持誦經文不輟為善不廢壽至百二十歲無疾索浴告終

宋俞氏二女東莞曾城人也元嘉九年姊年十歲妹年九歲稟性慈善信向經法忽以二月八日並入定去三日而歸粗說見佛九月十五日入定一旬還作外國語誦經及梵書見西域沙門便相開解明年正月十五日又皆入定田間作人云見其從風逆飄上天父母號懼祀神求福既而經月乃返剃頭為尼被服法衣持髮而歸自說見佛及比丘尼曰汝宿世因緣應為我弟子舉手摩頭髮因墜落與其法名大曰法緣小曰法彩臨遣還曰可作精舍當與汝經法也女既歸家即毀除鬼座繕立精廬夜齋誦經夕中每有五色光明流泛峯嶺若燈燭輝煌照映遠近刺史韋朗夫人聞其感應顯異並迎供養敬禮甚至二女為之講華嚴普門諸品妙經及

止觀與聞者皆得開悟

晉僧慧遠姓賈氏鴈門樓煩人開釋道安講般若經豁然開悟遂與母弟慧持同受業精思諷誦以夜續晝遠神明英越心與理契大善講貫後南適荊州居上明寺大元六年至尋陽見廬山閑曠可以息心乃立精舍以去水猶遠舉杖叩地曰若此可居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海陽亢旱遠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及諸品經呪忽有神蛇從池而出須臾大雨歲竟有秋因名龍泉精舍時僧慧永先居廬山西林欲邀同止而遠學侶寢衆永乃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弘道而貧道所棲隘不可處時遠夢山神告曰此山足可棲神願無他往其夕大雨雷震詰旦林麓廣闊素沙布地掘柵文梓充布地上不知所自至伊大敬感乃為建刹

宋平陽邑淨明院有閣梨有元者課誦諸品經呪而於大悲呪尤精每夜二更即起持誦日間多宴或坐撫琴焚香而已嘗講止觀于堂上而簷間鳥雀相喧因下座與衆行道誦經呪已而鳥雀皆去自後佛殿法堂前後無復燕雀聲又殿柱多為白蟻損蛀元公乃行道殿中誦經呪七晝夜後

柱礎傍蟻皆移去自此遂絕

元衡邑紫蓋鄉一老儒大德甲辰初夏出色中既而以他幹亟遣家僮先歸是夕繼亦旋返抵暮獨步江岸喚渡值操舟渡子俱各酣卧殊不之顧是夜空雲變黶月色朦朧上一漁人扁舟往來獨釣江上將舫舟假寐者間忽彷彿遙見二人隱隱立于波中迤邐相近漁者覆蓬竊視其人私相謂曰北岸一人喚渡已久我候于此汝往與偕來其一人答云此人是老儒念經不絕未可近之良久其人又謂之曰可矣汝亟去取之恐踰此會又是三年未可間也又答云彼尚念經未止空中肅衛轉嚴不可嚮逼如是數次老儒呼渡未已迨夜分後水中之人寂然不見漁者知為鬼矣遂偃卧舟中時聽傳更已至四鼓俟達旦微明漁人移舟次于邑岸邀之待涉者獨坐水濱漁人遽載以渡至中流語之曰嚮者秀才呼渡之時不知所念何經二鬼俟間欲取秀才終夕立於波間不敢親近何也老儒曰持誦玉皇寶誥雖夢夜獨行山林間寂無恐畏自是持誦益虔

唐左監門校尉馮翊李山龍以武德中暴亡而心上不冷如掌許家未忍

殞歿至七日而甦自說云當死時被冥司收錄至一官曹廳事甚宏壯廣大庭內有囚數千人或枷鎖或杻械皆北面立滿庭中吏將山龍至廳下天官坐高牀侍衛如王者山龍問吏此何官吏曰是王也山龍前至階下王問汝生平作何福業山龍對曰鄉人每設齋講恒施物同之王曰汝身作何善業山龍曰誦法華經兩卷王曰大善可升階既升廳上東北間有一高座如講座者王指座謂山龍曰可升此座誦經山龍奉命至側王即起立曰請法師升座山龍升座訖王乃向之而坐山龍開經曰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王曰請法師止山龍即止下座復立階下顧庭內向囚已盡無一人在者王謂山龍曰君誦經之福非唯自利乃令庭內衆囚皆已聞經獲免豈不善哉今放君還去山龍拜辭行數十步王復呼還謂吏曰可將此人歷觀諸獄吏即將山龍東行百餘步見一鐵城甚廣大上屋覆其城城傍多有小窓或大如小盃或如盂碗見諸男女從地飛入窓中即不復出山龍恠問吏曰此是大地獄中多有分隔罪業各異此諸人者各隨本業赴獄受罪耳山龍聞之悲懼稱南無佛請吏求出至院門見一大鑊

罪人入湯受苦楚聞山龍念佛號一時並得息山龍又稱南無佛吏謂山龍曰官府數移改今王放君去可白王請抄若不爾恐他官不知復追錄君山龍即詣王請抄王命紙書一行字付吏曰為取五道等署吏受命將山龍更歷兩曹各廳事侍衛亦如此王之遣吏皆取其官署各書一行訖付山龍龍持出至門吏送歸家見親眷正哭經營殯具山龍入至屍傍即蘇

晉李清者吳興於潛人也仕為桓温大司馬府叅軍督護於府得病還家而死經久蘇活說云初見傳教持信幡喚之云公欲相見清謂是温召即起束帶而去出門見一竹輿便令入中二人推之疾速如馳至一朱門見故人阮敬時敬死已三十年矣敬問清曰卿來矣知我家何如清具以敬之家事告之敬又言僧達道人是汝師也當以善告之可得免難遂令一卒引清至一大寺見一沙門在像前禮拜卒謂清曰此即僧達也清求哀救度僧達語曰汝是我前七生時弟子已經七世受福迷着世樂忘失本業背王就邪不免當報今若能改悔我當明日指汝歸路今夜且於門外

俟我清遂於門外俟之至曉門開僧達果出清隨逐稽顙僧達云汝當華
心為善歸命佛法歸命比丘僧受此三歸更能持誦諸品經典可得
不橫死受持勤者亦不經苦難清便發心奉受僧達即與授記謂清曰爾向
東南日光出處即達家矣清既還復見向來所經歷朱門阮敬復來相迎
執手與語託以家事敬乃以一青竹枝令閉眼騎之清如其語忽然到家
入至尸前於是而活蓋阮敬家與清居止相近其家已落窳無可依託者
清乃調郵其子孫分宅居之自是歸心三寶勤誦諸品佛典昕夕不輟
周阮基者河內人也以武帝建德七年因射熊入王屋山東北見一道士
坐樹下神狀奇異基遂捨弓矢稽首起居已師命基曰可暫往觀中眺望
巖間忽有一童子引基到觀門臺殿嚴麗皆飾以金玉土地清淨皆紺疏
璃行樹端列綠葉朱實清風時起鏘然有聲基於門下觀覽心神惶怖再
拜請退即至師所師笑曰汝不敢進也基曰凡夫肉身不識大道忽於今
日得覩天堂情誠喜悅不能自勝願師弘慈濟基沉溺師曰汝積罪人也
先身做緣今得遇我汝命將盡其柰之何基聞不勝惶悚叩頭千百求乞

生道師令基捨惡從善誓棄弓矢乃授基智慧上品十戒及諸品經典令
基誦之兼為設蔬食食訖令去基再拜奉辭師曰汝命絕之時吾將度汝
後基奉持淨戒精勤經典一日暴病而卒唯左手一指尚暖家人不即葬
之三日而活久乃能言云初見皂衣使者二人執文書引基去忽至一處
狀如臺府至屏門使者引入見大廳上有官人隱隱階前小吏數十人皆
執簿書或青或黑有一吏執黑簿謂基曰汝積罪深厚應入地獄基聞倉
卒惶怖莫知何言良久思之忽憶聖師心中作念於昔初別之時聖師垂
諭心未見度今日危困幸垂救濟須臾天西北瑞雲忽起雲車冉冉自空
而下直至階前去地丈餘而止乃見聖師在車中生冥官見之皆稽首作
禮聖師曰我有弟子在此故來度之乃取經一卷付基基再拜跪受題云
太上救苦真經令基讀之一徧冥官皆稽首受命聽訖謂基曰可去勿住
此深勤精進後更與汝相見言訖失師所在唯覺香氣氤氳久之乃見一
皂衣使者引基至家唯聞家人號哭之聲基乃還活凝坐良久追憶夢中
經不遺一字乃慎持念遂抄錄傳于世後辭親友入王屋山莫知所在

昔薛巖為忠州司馬長齋日念金剛經二十遍及諸品經年七十二臨終時見有幢蓋音樂來迎其妻崔氏即御史來儼之姑也屬纊次見巖隨幢蓋冉冉而去一家皆有異香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八

